

# 北京鋼院

本期二版 內部刊物 注意保存

1957.5.18.

地址：北京北郊 電話(27)441轉

1955年2月11日創刊

北京鋼鐵工業學院院刊編輯室

57

星期六

## 學好文件 消除思想顧慮

### 突破阻礙“鳴”“放”的第一關

高芸生同志首先指出：目前我國正處於社會大變革時期，國家已經從革命時期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人民內部矛盾也隨之成為目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這巨大變革的新情況下，客觀要求人們及時認清社會的發展規律，學會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

高芸生同志說：最近《人民日報》及其他報刊登載了許多有關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文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根本方針之一，他希望全院同志（包括黨內外全体同志）認真學習毛主席的報告、彭真市長的報告及有關文件，領會其精神實質，消除思想顧慮，挖掘鋼院存在的許多矛盾。

### 盡情的“鳴” 大膽的“放”

本刊提到有人問：“鋼院‘放’多久？‘鳴’後會否‘挨整’？”高芸生同志重複的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根本方針之一，是黨和國家在今后相當長時期的基本政策。他說：共產黨人必須嚴肅、認真和虛心地聽取群眾的

意見。我院一定遵循黨的政策，希望大家盡情的鳴、大膽的放。“鳴”“放”是为了發現矛盾、改進工作、加強團結，共同办好鋼院；如果在這次運動中，有共產黨員因群眾提了意見而有報復思想或行為，這將會受到黨內严厉的批評和處分。接着高芸生同志強調提出：“‘鳴’‘放’要有三不怕的精神。第一，不怕尖銳，尖銳雖刺人，但尖銳的意見却能使人更快的改正缺點。第二，不怕說錯，大家要本着‘知无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精神

重的存在着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這影響着我院的黨群關係，不利于共同解決矛盾。我們應當把學院存在的各種矛盾都揭露出來，把它分類排队，根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方針，求得逐個解決。他又說：黨委過去在工作中存在著很多缺點，甚至錯誤，要求黨外同志把過去積蓄的意見或問題全部揭露出來，幫助黨進行整風。他懇切的表示：黨委決心依靠黨內外的力量，向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進攻，共同拆去黨內外的牆。

## 邊鳴、邊整、邊改進

高芸生同志說：我院黨委整風運動與教職工進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習已同時開始。在廣大教職工

“鳴”“放”的過程中，黨委要採取“邊整風、邊改進”的方針，黨委一定要把整風運動與改進黨的作風和工作結合起來。最後他說：黨員同志除幫助領導整風外，應認識到整風就是改造思想，每個黨員在這次整風運動中，必須深刻檢查思想，虛心聽取群眾意見，提高馬列主義思想水平，爭取做一個廣泛聯繫群眾的共產黨員。

## 傾聽群衆意見，幫助黨內整風

### 黨委召開座談會

黨委于五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下午，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教務長、系主任和工會主席傾談對黨委工作的意見，幫助黨內整風。現在將座談會上的發言發表在這裡。這些發言已經本人過目，有些同志對自己的發言作了某些修改或補充。趙錫霖、楊尚均兩教授的發言，因稿擠將於下期發表。十七日下午，黨委又邀請教授、副教授等座談，這個座談會的發言將在下期發表。

### 民革石心圓：

#### 官風盛 學風差

我覺得鋼院官風很盛，學風太差。造成的原因當然很多，一方面，我們學校是新建校，干部大多沒有接觸過教學，對這一方面缺乏經驗，因而往往就把機關部門的領導方法，搬到學校中來，造成官風盛，學風差。另一方面，學校領導深入群眾也不够。領導只是發指示，听汇报，下去了解很少，院長有時也參加系里開會，但沒有抓住關鍵問題加以解決，因而覺得沒有效果，好象仍然在做官。

#### 科學研究困難重重

我做的科學研究題目是氧化鋼，已做了一年半，還沒成績。這當中遇到種種困難，設備上許多東西要不來，時間、人力、地點得不到保證。

做實驗時，沒有放氣瓶的地方，工人提出不夠安全，但不能解決，每次只能由教研組和實驗室來回搬，浪費很多人力，且不安全。我會向總務科提出：如果沒有新磚就用坏磚頭，隨便蓋个小房子，那怕是用籬笆搭個棚子，用泥糊一糊也好，但得到的回答始終是不行。奇怪的是，學校在修玻璃箱時，却捨得用新磚修。

實驗室的課都排得滿滿的，科學研究時間得不到保證，人力也不足，為了抬水包子，不得不四處奔跑，拉實驗員、工人，（不敢讓同學來抬，因為他們沒經驗

不夠安全）費力很大，效率很差。

#### 教授在領導教學上無權

教研組的工作應依靠教授，但我感覺教授在教研組得不到尊重，起不了作用，教研組里教授在領導教學上無權。教研組留那些畢業生當助教，教授根本不知道。了解情況只找黨員，不找教授；如評薪、升級等問題根本沒有征求教授的意見。教研組內青年教師對老教師不夠尊重，這也影響學生不尊重老教師，這種風氣是不正常的。

#### 教學計劃強求一致

我對學校組織的修訂教學計劃的工作實在不感興趣，每個學校自有特點，教師的情況也各不相同，各校的教學情況不能強求一致。這幾年教師們在計劃為修訂教學大綱、教學計劃、編寫教學法指導書等方面，不知白白地徒費了多少時間，這不能不使我懷疑：是否高教部閒得沒事時，無事找事干。

#### 機械系副主任呂桂彤：

系主任好象泥菩薩。系主任領導著整個的事情，對黨的工作，但比較重要的意見，對黨不征求黨員同志的意見，對一些問題就不敢作決定。（黨委把政策佈置給系秘書），系秘書根據政策決定的事交待給系主任，通過系主任的嘴向群眾作佈置，于是系秘書領導系主任。我以

前是作了多年工厂工作，對教學是外行，因此，只能做點零碎工作，實際上只是一個“泥菩薩”。評工資時，人事處早已把方案弄好，開工資委員會時，系里和人事處的意見不一致，人事處就來個說服教育，打通思想，既然如此，何必又要系主任來花費時間開會呢？

有的團員說：“領導人不是黨員，有事情也不找他談。”思想上的問題不能談，但業務上的問題是應該的。

#### 宗派主義氣味很濃

機械系有一個女學生，是個黨員，害肺病后到亞洲學生活養院治療，病好后，黨總支通知系里，叫系里派人把她接回來，並要為她解決食宿問題。她是已經休學的學生，按學校的規定，休學學生一律不留校，但為什麼特別照顧她，只因為她是一個黨員。

為了給她弄小汽車，我們和總務處交涉了好幾次而沒有汽車，以後是用了十九元多叫了出租汽車派系干事去接。系干事說：“教授都沒有這樣接过，她却要這樣接。”

我和一個黨員同志在一個辦公室里辦公，有的人來找他談工作時，由於我在他旁邊而感到很拘束，我坐在哪裏也覺得有些不自在，在別人找他的時候，我只好出去。

我有一個很熟悉的同志，就住在近鄰，天天都有接觸，可是他被通過入党我都不知道，好象是有什么秘密似的，

結果是在蘇聯學習的一位教師來信中提到了這一件事，我才知道他已經入了黨。

在一次歡迎新教師的團員大會上，一位團員站起來說：“老教師受舊社會的影響很深，缺点也很多，如… …。雖然如此，但我們還是要團結他們。”對一些剛從大學畢業出來的新助教就灌輸這種思想，這種做法是否恰當，很值得考慮。

#### 五年“未定”成了特殊人物

在建校時期，重工业部從礦中抽了一批工程師到我們學校，後來，這些人便成了學校中的“特殊人物”。既非教授、付教授，也非講師、助教，冠名為“未定”，履歷上以後只好寫“未定”。有時到外面去，介紹信上寫的也是“未定”。我也是其中之一，上至高教部，下至學校人事處，雖然大家向他們提出了很多意見，但始終未能加以解決，使大家的情緒受到很大影響。我們既是工程師，就應該是正式的工程師，這樣不三不四地干了五年“未定”，到底算個什麼一回事？

#### 工會主席劉之祥：

#### 有些科長盛氣凌人

我們學校有的科長在群眾中影響相當不好。不久前在動員教員生產時，有的科長只是動員別人，自己盛氣凌人，甚至還打了人；在房子分配上，有的科長表現了特权思想。

官風很盛，恐怕和科室多也有關係。實驗室要領張桌子，得涉及好几个科，有一次，為辦一件事，總務科、設備科、供應科互相推諉，最後，由總務處主任把三個科的科長都找來，才算解決了問題。

#### 學校領導不关心工會工作

學校領導對工會工作的關心是不夠的，大事不談，且談一件小事。工會院人工部

門委員會所包括的都是學校的一些領導機關，如黨委、團委、院長辦公室、人事處、工會等，照理說，工作一定開展得很好，但事實上却很差，最近開展的先進工作者運動，比其他部門都落後。但他們對一些文娛晚會和藝術演出的票子却表現特別積極，學校領導人員對該部門工會的工作很少過問。

#### 採礦系主任盧煥雲：

系主任不知系的重大措施見多不鮮。畢業生分配不征求教師意見，採礦系自成立後，變化多端。53年決定取消選礦專業；55年確定採礦系遷至西北。這些重大措施，我當主任的却比別人知道得遲，因此，增加了我在工作中的困難。

畢業生分配應征求教師的意見，但以往人事部門卻不去征求系主任、老教師的意見，因而往往分配不當。採礦系上屆畢業生有位學習成績好、思想品質好的團員，人事部門分配他去某師範學校搞黨團工作，以致學非所用，分配不當。

#### 不拆牆作用發揮不了

現在，要求教師對學生全面負責，但實際上存在問題却不少。如果不拆去黨群之間的牆，教師的顧慮打不破，那麼，積極性就發揮不到了，對學生全面負責也就根本不可能了。

#### 物化系主任柯俊：

普通基礎課和實驗課重視不夠。有些普通課教師，現在思想上存在着基礎課沒有被重視的感覺。其原因，一方面是在教學改革初期，對基礎課重視不夠，人力、設備、資料等方法得不到支持，另外一方面，也是由於大家（包括專業課教師），對於基礎課在教學中的作用問題莫衷一是。（下轉第二版）

